



紫芝園漫筆

五

贈
20
5



增
20
卷

鄭
伐陳之事見
左傳襄公
二十五年

紫芝園漫筆卷之五

信陽太宰純德夫著

襄公見十四年



君子慎言不啻不敢妄言方其出言也可文不可虛昔臧孫
純如齊唁衛侯興之言虛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
其言莫土也鄭伐陳子產獻捷于晉二人問故子產荅之不
究士莊伯不能詰後於道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不祥乃受
之仲尼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
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易曰
脩辭立其誠脩辭者文之謂也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六言文之也

襄公見三十一年

壞

辭者言之文也言成文謂之辭子產相鄭伯以如晉二侯以
魯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便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
伯壞之子產答之有辭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是吾罪也便
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
箠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
侯賴之若之何其叔辭也楚曰辭之輯矣民之懷矣辭之鐸
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古今通稱也昏去有鰥在下

曰虞舜是也收舜且三十而四岳呼之曰鰥則知凡且有妻而
無妻者謂之鰥不必老者寡亦猶是也如言卓文君新寡可
見己孟子蓋言壯而無妻無夫猶可佳老而無妻無夫乃可
以為寃民也襄公見二十七年左傳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杜預曰偏喪曰寡
寡特也是大夫無妻亦謂之寡也

春秋壯人見於經傳者同名甚多不遑數舉其中有奇者鄭
有公孫段印段皆字子石楚有屈建太子建皆字子木吳為
同朝同姓皆可謂之奇周公百召公過內史過魯有
同朝同姓皆可謂之奇周公百召公過內史過魯有

有公思辰
有左師展

有左師展

有左師展
有左師展

臧孫訖、林梁訖、季孫訖、有叔輅、叔孫輅、晉有外嬖梁、五東淵、
嬖五有左行、共華右行、買華有丕、鄭慶、鄭箕、鄭有趙盾、棄盾、
有趙穿、韓穿、有魏犢、卻犢、有鞏朔、趙朔、有士鞅、趙鞅、有棄盈、
知盈、有國仇、慶佐、比郭佑、有晏弱、國弱、有公孫鼈、司馬鼈、
有國昏、陳昏、東郭昏、郭有公孫鉏、徐鉏、又奇、慶封、析婦父、皆
字子家、公孫捷、北郭佑、皆字子車、鄭穆公十一子、有公孫嘉、
公子士、皆字子孔、秦有逢孫、楊孫、楚有公子棄疾、宮既尹、棄
疾、有闕成然、曼成然、衛襄公名惡、而大夫有石惡、奇惡、此為
同朝、同姓、或同字、次奇、而衛君興二臣、同各更奇、奇有

衛百公孫得
樂得

國觀、陳瑾、衛有北宮陀、祝駝、左傳字吳而音同亦帝楚有二

屈蕩、一魯宣十二年、為左廣、一魯襄二十五年、為莫敖、吳敗

同朝、全敗、同姓名、六左奇、郭有公孫、方後有猷、公各薑、宋有

公孫、固後共、公各固、君臣吳、敗、同各亦奇、郭有公子偃、字子

游、駟偃、字子游、吳、敗、同朝、同名字、亦甚奇、奇有國婦父、析婦

父、吳、敗、同朝、同名字、亦奇、周王子克、字子儀、邢子克、字儀父、

吳、國、同、字、同、敗、魯、有、公、孫、嬰、奇、楚、有、公、子、嬰、奇、晉、有、趙、嬰、奇、

郭、有、公、孫、羔、眈、楚、有、公、子、羔、眈、陳、有、公、子、御、冠、楚、有、屈、御、冠、

魯、有、仲、孫、何、忌、楚、有、苑、何、忌、吳、子、名、壽、夢、越、有、大、夫、壽、夢、吳、

國曰收曰二名亦奇。鄒有皆有公孫魚。酸茂衛楚皆有王孫
賈。吳國曰收曰姓名。周有魏公。林父。晉有荀林父。衛有孫林
父。齊有公子彭生。魯有林仲彭生。魯楚皆有嬰。齊有孫宣公
名嬰。齊有管子夷吾。晉有公子夷吾。齊有陳無字楚。有申無
字。鄒有公子去疾。晉頃公莒著丘公皆名去疾。晉有陽必父。
魯有公斂處父。吳國吳收曰二名。魯有公孫婦父。齊有析婦
父。皆字子家。鄒有公孫婦生。蔡有公孫婦生。亦皆字子家。吳
國吳收曰名字亦奇。楚有仲婦字子家。亦可謂曰名字。鄒有
行人子羽。衛亦有行人子羽。虽不同收。抑亦可以為奇矣。然

鄒顯而衛不甚顯也。孔子弟子魯人言偃字子游。豈有慕於
鄒人耶。齊潛王收。又有王孫賈。則亦為吳收曰姓名也。要之
古人名字亦收俗成風也。故周有周俗。戰國有戰國俗。秦漢
有秦漢俗。觀其人後先同名字者。至于數人可見矣。胡元瑞
胡元瑞詩藪。唐人同名者甚詳。其實曆世皆然。故疏昏者須
審其人不可錯認。

穆天子傳。後人偽作無疑。蓋在傳載楚右君^尹子革稱昔穆王
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太司公批是。以
作本紀之言。意者古未有此說。乃擬者所以搆意也。其中多

残缺及间作奇字亦所以见其为古昏而却不能掩其伪也
然其事兴其文皆奇怪实不妨为古昏特少典则耳
存景公有马千駟见论语鲁昭公大薨千钜自恨年至于高
衢革子车千乘见左传存固大国宜其有千駟鲁不及存而
亦能有千乘是可以见古者候国兵足也足至於晋治兵千
邾南甲车四千乘又大於存鲁

学而取习之皇侃以为凡学者有三收一身中收学记云发
然後禁则扞拾而不勝收過然後学則勤苦而成难故内则
去十年就外傳居宿於外学昏計十有三年学樂誦故舞勺

十有三年学樂誦故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特王
制之春牀教以礼樂冬夏教以故昏又文王世子之春誦夏
弦秋学礼冬读昏三日收中学记云故君子之於学也藏焉
脩焉息焉遊焉是日所習也纯谓皇说固好惟孔子言收
習恐未必兼三收盖三特中以身中收为本下二收皆在其
中故余断以收为及收因以皇所引学记及内则语为之徵
孔子嘗曰少成知天性習慣如自然亦及收之说也有学而
及收矣寧有不及乎中兴日中之收而成者哉
子路愠见见矣是也愠怒之色见於面也古注無解邢昺曰

愾怒而見於夫子則以見為進見也。由知佞者鮮矣。王肅注云：君子固窮而子路愾見，故謂之少於知佞者也。王似以見阻見若以為進見，則彼注不必言見。畏大人，大人謂尊貴之人也。孟子所謂說大人正與此同。何晏云：大人即聖人，則下文畏聖人之言為重複，其說非也。蓋天道冥三帝心，已測所謂上帝。孔威故其命最可畏，大人喜怒無恆，不可得狎，所謂人主亦有逆艱，故次可畏。若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行諸天下，垂諸後世，莫之能違，故更可畏。二者惶恐之謂也。

日知其所亡者，知新也。月無忘其所能，溫故也。

故用自從字，或以為故語。余按史記舜紀曰：自從窳暉，以至帝舜。

夏后稱王於夏，昏六見其一。其誓王曰：其二。五子之歌：王府則有其三。亂社胤后，承王命徂征，其四。先王克謹天戒，其五。以于先王之誅，其六。爾眾士同力，五室。商昏亦云。及王殷，天子稱正於商，昏數見，不可枚舉。周書亦云：商王明是夏殷二代，皆稱王也。故周人當言三王。史記殷紀云：於是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号，二為王，不識太史公何所據。已宣為秦。

漢稱皇帝遷意以王号為不尊耶蓋遷亦為俗習所率也善哉韓退之曰帝之興王其号虽殊其所以為聖一也是為得之以王為不及皇帝者秦人之妄說也

殷本紀云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二陰字非文王所宜用蓋安等語皆出於後世之士也夫善豈可陰行之乎凡陰之者皆對陽之言若陰行善則將陽行不善也乎安常人所不肯為而曰文王為之子安大司公所未聞道也

項羽名籍羽白稱必曰籍是也史記本記載羽既殺上將軍

宋義出令軍中曰令義共齊謀及楚二王陰令羽誅之純中唯此一處羽自稱曰羽蓋記者誤耳

高祖常繇咸陽親從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光也純謂高祖之志大矣然凡為士者不可無是志也夫生而無事興犬馬全死二而填溝壑者非男子也

傳云司馬相如慕蔣相如故名相如按先是文帝收有東陽侯張相如宣亦有慕蔣相如耶又直不疑之子亦名相如昏曉有電覽電暈之語電謂人之目光也晉王戎視日不暍斐指見而目之曰我眼爛一如巖下電後人因以電為目之

美稱故以物示人曰求電覽曰請電覽曠今人誤以電為急
遽之美有一儒者語人曰嘗電覽其昏矣不究本之過也
凡有生之物皆自食之道當禽獸之小必仰食於母稱長而
知求食及其成也皆能自食不復仰人母雖昆虫之美莫皆
不然物已然人豈不然哉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夫既有成
而耳目鼻口四支百体莫不如人是父母之於我既竭其力
矣我於是可不思所以自食乎今夫乞丐之人不能自食人
賤之舍夫疲癯殘疾待人而食者身體苟完而不能自食嗟
致寃困與乞丐兒何以異哉可恥之甚也

何克善飲劉惔常去見何次道飲酒使人傾家釀予於平子
和六去

陳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甚穢父友薛勤曰孺子何
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夫^{吾知世}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周
敦頤憲前草不除人問之荅曰興自家意思一般二人事相
似而其志之大小高下不啻霄壤宗儒乃稍茂林何哉以予
觀之伸舉之言真大丈夫之言也茂林特似禪家者流耳
北齊景宗既滅東魏殺元氏之族殆盡定襄令元景安欲是
改育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弃其宗本而從人之姓者乎

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純謂景皓知道之人哉。我東方之俗易姓如店容易席視弃其本宗如脫驪近世尤甚。豈不皆景行之罪人乎。

吳世家云。懼猶不足而可以畔子。純按。畔當讀為般樂也。左氏作樂。

信公見四年

大有以一字核數言者如左氏記晉夫子申生之言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祖弓則曰君安驪姬安之一字核括左氏之三句。史記齊世家云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固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知無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便管仲。

別將兵適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二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侯立之。是為桓公。魯世家則曰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後之一字核括齊世家數字。非祖弓文工於左氏。齊世家文不若魯世家。其實行文各有所宜也。李空同益嘗有論云。李夢陽字獻吉所著空同集威衛地名。孫林父之邑。史記字皆作宿。唯杜預世家作威。其世家云。季札自衛如晉。將舍於宿。意隱云。太史公欲自為一家事。雖出於左氏文。則隨義而換。評林董杓云。太史公雖欲成一家事。必不改威為宿。安乃誤耳。純按。衛世家云。威數處。

字皆作宿。是太史公不应如矣。蓋威地有二名。猶祝其美。夾谷也。或號宿為威者。恐非。

晉世家敘文公首稱重耳。自少好士。太史公安四字。說盡文公心事。蓋文公以世亡。孽子而能復其國。且成霸業。實以好士。得之。

晉文公妻有女。謂重耳曰。子不疾。反國報管。臣而懷女德。二。猶尚言。泗德二字。亦有如安用法。

楚子累世二名。間有三名者。莊子而下。有一名。其二三名。而曰能某者。二十九君。蓋以然。猶之氏族也。荆蠻之俗。乃亦如。

王姜之六世名之。則古今一奇事已。我日本人必二名。而亦必累世同。其一名。如楚子累世同熊之名。實亦夷俗也。然安中古以來之事。上世不必然也。

越世家所記。越開國於夏后少康時。以至自賤之文允常。二十余世。去夫允常。吳王闔廬。戰在周敬王之世上。去少康。時。收。千五百余年。要當曆數十世。而曰二十余世。豈每世七八十年。方傳其子耶。其說蓋誤。

肅慎楷矢者。武王所以分陳胡公。二受而藏之。所謂公四告也。雖數百歲之後。陳人豈不聞嘗有此事哉。乃在朝皆不識。

其物而問諸孔子然後開故府而得之子家語傳記之事皆不可信也

俗語謂往日去唐人故中收用之如李白云一為迂客者長沙樓穎云一去姑蘓不復歸是已按吳越春秋載王夫人哀吟云離我國兮去吳去字亦往義言去我往吳也是則古人亦用之解唐故者以為用字之誤不深考耳

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鄭康成云君子士已上統謂凡六經傳記言君子者皆當如吳解宋儒分成德在位大失古義

玉藻云大夫私事便私人擯則稱名鄭注云私事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敗晉侯便韓穿未言汝陽之田歸之千脊之類失聘者國家典禮也大夫為君出便非聘則猶謂之私事便君之私事也國家典禮謂之公事其非國家典禮也雖卿大夫為君出便亦謂之私事斯可以知公私字義宋儒開口便以天理之公人欲之私為言豈知字義者哉吳越事在春秋內外傳記之頗詳至於吳越春秋則詳焉然其昏出於燕人事多涉傳會近誣罔文雖可觀要不可盡信也已

吳越春秋多用前字換先字豈撰者有所避乎

越絕中多以邦字換國字如稱齊大夫家曰邦鮑安蓋亦避也

漢高帝子孫為帝為王為侯為卿大夫為士為庶人者毋慮數十百人布濩兩漢就中推其賢者當以朱虛侯章為第一觀其年總弱冠而為沛更放歌於呂太后前拔劍斬諸呂乞沛一人其英武為如何哉且所作耕田欲其意甚喜可謂有歲已卒之能與平勃共誅諸呂而復漢氏社稷在宗室中章為首章真高祖之孫哉如考文得高祖竟文而英武不足恃

可以為屏平之耳後唯光武帝於高祖頗為其休考其事可見矣

古文敘事間有挿八姓解者如陳丞相世家叙王陵事曰以善雍齒疽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雍齒高帝之仇六字是注解本當云以善雍齒而陵本無意從高帝而於篇中未見雍齒則恐人不知其何為者而惑晉故於雍齒之下挿此一句以明其意六一法也

伯夷傳云肝人之肉菘者每疑肝字雖注史記者亦未有明解殊不知文自有反句之法如左傳云室於怒而於色怒於

室色於市也。肝人之肉，當云肉人之肝也。肉猶魚肉之也。如韓昌黎文云：衣食於奔走，亦尖法也。唯故亦有之，如紅箱啄。余鵬鵠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黃鶻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老翁，又拚野鶴如雙鬢，故家謂之倒粧句法，即所謂反句也。吳起在魏文之公，林為相，害吳起，欲去之。公林之僕曰：起易去也。即教之計。公林如其言，魏武公果疑起，二行太宰，子曰：吳起之智而不知為公林之僕，所賣悲夫。太僕詹尹曰：知有所不明，其尖之謂乎。

或觀其奔而容，見毀瘁，收而後起。余謂：我必不毀，禮父母之喪，三日不食。既殯，食粥，卒哭，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寢苦枕塊，練而食菜果，所以瘠也。然尚或不能瘠者，哀有深淺耳。安有飲酒食肉而容，見毀瘁者乎？又況杖而後起乎？我者竹杖，葛阮之侶，必不然。余於是知記者之妄也。

凡人飢則神慘，飽則氣壯，蔬食水飲者不能飽，所以神慘而善衰也。食草不之滋者，猶有飽況食肉乎？既食肉，又飲酒，必飽且解，氣壯神旺，欲無妄哀，其可得乎？所謂飲酒食肉而容，見毀瘁者，吾未之信也。

郭子玄之註莊子也，人以為奇，自予觀之，奇則奇矣，然全是

當收各理之於。子玄持其雄耳。未足以知莊周也。
晉中與昏或阮思曠嘗言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晉
亦有其人物哉。

南齊太祖竒受張思光收與欽接笑曰。安人不可無一不可
有二余增世亦自有如安一種人古今不異。

喪大紀云。喪食曰朝。一溫米莫一溢。米鄭康成注云。二十兩
曰溢。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按孔疏。安
自百二十斤為石。言之石即斛也。一斛重有二十斤。則一斗
十二斤。二十六兩則十二斤。為一百九十二兩。十分之為一

升重十九兩二錢一溫二十兩內減十九兩二錢。余八錢。是
於十九兩二錢為二十四分之一。故曰一溢。米為米一升二
十四分升之一也。陳澧禮記集說云。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
也。晚一升之字失之。惟周傳注云。則似非誤也。

後漢司馬德操。與人語。莫問好惡。皆言好。有人自陳子死。答
曰。大好。妻責之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忽聞人子死。便言
好。德操曰。卿言亦大好。蒙求標題云。司馬稱好言好。是倍語。
世說注引別傳。好字皆改佳。雅則雅矣。不如存倍語之有。趣。
歐陽永叔修五代史。至記人言。則佳。俗語而不改。益為安。

故也。司馬子長作史記亦有一二用俗語處。其意可知已。其實。雖經傳古晉。安知其決不用俗語。或何者。俗語亦有古今之異。古時俗語。後人不得知耳。朱晦庵嘗疑尚晉盤庚中。極難荒。難解。恐或當改俗語。其亦未可知已。

藺相如傳云。秦王齎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前已云。相如奉璧而入秦。二王坐堂。見相如。至是何。故相如上如姓。又加趙使者三字。蓋秦王初見相如。終列觀禮節。甚倨。相如答之。因言趙王過璧。收齎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齎戒五日。設九賓於廷。秦王乃齎更行重禮。以廷見相如。

故大夫公晉曰。引趙使者。藺相如。吳於前。見之列觀者也。此子長為文不苟處。

蘓秦傳有揣摩字本出戰國策乃蘓秦所學於鬼谷先生二字實見鬼谷子之旨所謂揣情摩意是也注家多異矣高誘曰揣定也摩合也江遂云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二說皆未的也江遂較為近之要之古晉間有尖等言不可以訓故求之者必欲字為之解則惑矣如文選掘鞞掌禮記預獲克出斯須二史莊子鹵莽滅裂及後世信若等剛寧馨德莫之矣莫不皆然讀書者須得其意以通其義為文者亦須得其意而用其若則廢字其不差矣若視字而求的切之訓則不可

得已

予嘗謂後生少年學文者曰諸生欲為文須學李牧兵法少年曰何謂也予曰李牧為趙將居代門備匈奴日擊數千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謀厚遇戰士匈奴再入軌入收保不敢戰如矢數歲亦不亡失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是者將怯士卒日得賞士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選車騎精士卒悉勒愈益習戰匈奴小入佯北不勝後單于大率衆未入李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余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余歲匈奴不敢近

趙邊城李牧兵法猶射家所謂發千持滿之末者也學文六如尖多取古書熟讀數歲久心稍動輒欲操觚於斯之收且須會忍未作却後取古晉數部熟讀稽思一兩年則會中憤懣欲作之心勃不能自己於是因事搢思援筆命辭則如鉅水去壑亂糸抽緒無所費力虽有工拙其成則易矣興李枚兵法之意相似者非狄客悅

鄒陽諫吳王晉勝獄中上晉梁王太史公作傳載獄中晉而不載諫吳王晉何哉

太史公之文變法甚多不可枚著唯刺客傳記燕丹與鞠武

言與田光言曰願因大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之敬若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田敬若二處文法不易一字不便曰光與荆軒有重輕也多變法之中文有必不變者即是變法

凡經引先儒當詳其姓名如皇侃論語疏至邢昺疏悉去其名而稱孔曰馬曰可謂疎畧矣後來朱仲晦註語語引先儒於所其尊則稱子於其所敬則稱子其餘則例稱氏似精而實疎畧矣蓋禮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師有父之尊為師前而弟子因當相名觀於論語可見矣則至先賢豈得稱字二

二於至經中哉且姓氏非所獨但稱姓氏不昏其名則後之
看者何由的知其人是徒沒先賢之名不仁也安在敬其人
也斯義也吾聞諸物先生予又按公羊傳云州不若國二不
若民二不如人二不如名二不如字二不如子晦菴之稱先
儒蓋援此例也殊不知傳所謂是春秋之例豈曰注經之法
乎

秦二世取趙高為中丞相言以丞相侍中也日本中古以來
有內大臣即中丞相也

凡大人之者皆以位而言謂人君也如易利見大人二二以
繼明於四方論語畏大人禮記大人濡於民孟子有大人之
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大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三然之美皆是也何
平叔注論語云大人即聖人興天地合其德則下文畏聖人
之言為語核其說非也趙邠卿注孟子不失其赤子之心章
云大人謂君國得之柔儒謂大人率以從言非也唯陳澧注
禮記注云大人謂天子諸侯也得之蓋緇衣大人不可以從
而言故也余謂大人字不必註古人無以位而言以從而言
之吳故也君子亦然

大人者對小人而言君子亦對小人而言則君子與大人若無別然雖然論語云君子有三畏而云畏大人禮記云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是則君子與大人實亦有別也陳澹之君子謂士大夫大人謂天子諸侯此說得之漢平原君未建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奢食其行不正得幸太后辟陽侯欲知平原君二二不肯見平原君母死家貧不能治喪陸賈與平原君善於是往見辟陽侯曰前君侯欲知平原君二二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

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其後人毀辟陽侯扣孝惠帝孝惠大怒下更欲誅之大臣皆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請救於平原君二二乃往見孝惠幸臣閻孺說之以救辟陽侯之利閻孺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文帝收淮南厉王殺辟陽侯文帝亦便更捕平原君欲治之於是平原君自到夫喪其稱家之有亡先王之謨也為未建者但當為其母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悼人豈非之乎禮曰仁者之粟以葬何用辟陽侯金馬惡在其行義不苟也縱便建幸得金首領尚為不孝况終為辟陽侯死乎為建也母者如果有知豈

安五百金之厚葬而不哀其子之自到哉人而不學其過大矣是故六言六蔽皆在不好學可不慎乎

史稱季布寄晉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學

荀子成相篇為顏涪如賦每章繳以七言句是七言之制柏梁之前已有之也

莊子言天與聖人無異其所謂真者即中片所謂誠也無為去者真之用也曰真曰無為皆自然之謂也中片曰誠者天之道也則莊子之言天言真初不私聖人之意也中片又曰誠之者人之道也此聖人之所以立教而禮樂之所由作也

老子乃以禮樂為人偽是不欲誠之也周也老子之後故魯中但言真而不言真之是言天道而不言人道也此乃與聖人異余故曰老莊知天而不知人為其以人道為偽也荀卿曰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知言哉

通曹丘生欲得竇長君昏以堵李布長君曰李將軍不說足
下二二無往固諸遂行人先發昏季布其大怒得曹丘生
二二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謗云得黃金百金不如季布諾
足下何以得矣豈於梁楚間哉且僕與足下皆楚人也僕游
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願不重邪何足下雖僕之深也李布迺
大悅引入留數日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
揚之也太宰子云李布忼慨之士以然諾見稱乎收然其於
曹丘生也始以其非長者而惡之已甚及得其諛言於相見
之際也卒說之又已甚何其謬哉豈非好名求譽之病邪然

則布平日喜折廷爭欲斯樊噲之美實為名耳何足尚哉布
之不取辱者幸已孔子曰悵也慾焉得剛夫所謂慾者宣特
声色射利之謂哉心有所耽嗜皆是也苟有所耽嗜則心
失其正而百邪由是入行義由是虧自古矜英雄豪傑者
往三嗟安誤身悲夫記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君子之教
也

大學在親民程子親當作新非也鄭康成無解古義只作親
愛之意王陽明弁之是矣按韓子云古者先王尽力於親民
加事於明法亦可以為親民字之證也

聖人之道譬如嘉穀。諸子之道譬如毒藥。夫五穀者所以養
人也。苟有烹飪失度。和育失宜。飢飽失收。飲食失節。而停滯
不化。則雖黍稷稻粱之美。亦不能無害於人。是則穀亦有收
子傷人也。毒藥者所以治病也。人有為穀所傷而病者。医用
毒藥以治之。於是難塞。如三黃石膏熱如烏啄。附子池下如
芒硝。已豆吐宜如芫花。參蕙皆在所用。是故當治病則雖大
毒尚且用之。況小毒乎。夫五穀者中和之味也。故人恒食之
以養性命。藥物有徧勝之氣。故病者服之以除其患。特其用
之也。所謂徧可昂正。不必盡存耳。夫聖人之道大中至正。固

可以治國家於永世。諸子意在救世。是以人二殊而各有所
當。雖則偏見。若善用之。誠可以救一收之弊。特不如禮樂之
保治於永久耳。六稱藥物不可恒食也。惟人不能無疾。藥焉
可廢。雖聖人之道。而百世之下。不能無弊。則諸子之言。亦焉
可廢。然穀之傷人。非穀之罪。禮樂之失。寧聖人之罪哉。夫皆
在人。二亂之人。治之何獨於諸子。屏之余。固有取於諸子。
諸子見周季之衰亂。而言救。昏禮樂。不可以治天下。猶人傷
於飽滿。而言五穀。不可以恒食也。後之悅諸子者。執其所好。
謂是。可以為天下。猶見大黃之道。滯枳實之消痞。而言藥物。

可以養性命也。鈞之惑也矣。

叙氏亦稱諸子也。

吳起為卒吃疽事見轉子太史公載之本傳事同而之則史記勝韓子

三代以前無文人自戰國而下乃有文人屈原其文人之祖
卒夫自墳典丘索浩莫載藉皆成於文人之手也何焘謂三
代以前無文人乎蓋三代以前作文字者非史臣必學士也
夫傳先王之道者及興敗者故其所作文字非國家典籍必

先王法言也。故三代以前操觚者所以不可目以文人也。如
游夏二子在孔子之門以文學稱而未敢以文人目之。他如
楊墨以下諸子皆著文字以立言然人亦未敢以文人目之。
蓋以彼皆為其道而立言也。至屈原所作雖曰天下至文而
千古絕抗然其言非述國家之典亦非明先王之道特務麗
其辭以宣壹鬱之思而已。豈若當時諸子各自立言以成一
家哉。其所以不過為文人也。至宋玉則又滑稽諛佞不足
言也。在漢則司馬相如、竇屈宗之流也。夫屈原者楚之宗臣
也。懷王昏愚不能任賢使能一為張儀所欺再惑鄭袖卒入

武關而客死千秦原也。於斯收不能。有為憂鬱苦思。而作高
騷。雖可以泣鬼神。而於楚國無小補焉。則所謂雖多亦奚以
為也。故余以為屈原之辭賦。特以自明。而取憐於後世耳。彼
若致其忠誠。而與陳軫之屬。謀國事。務為懷王匡救其惡。願
不可哉。不然。以其死千汨羅者。死武關之事。尚愈於懷沙。安
宜武子之愚。所以為不可及。原蓋未之有知也。要之。文才有
余。而無大臣之節。故也。余故曰。屈原者。文人之祖也。司馬長
卿者。平之流也。若左丘明。賈生。司馬子長者。皆經生之才。不
可自以文人也。嗟乎。西漢以降。何其多文人乎。

司馬長卿之文。唯揀穠一畝。典雅質實。簡明的切。真為憂之
憂。君之言。所謂法語也。毋論當時武帝之見聽。與否。可以傳
之後世。為人主垂成也。他作皆繁辭冗長。雖極宏麗。而不成
用。老子所謂美言不信。奇言者不善者也。易之凶人之言。多
其君憐之謂乎。

屈宋司馬文辭固美。而無補於世。故魯不得稱賢。且可目以
文人也。然屈之意可憫。而宋之注靡。司馬之逢迎。則可帽其
實。安二子者。皆所謂阿諛面從之徒也。
巧言亂德。文人之文。奇巧言於筆者也。

顏嶺候令函人作鐵甲而成欲試之夫函人曰君必識之臣
能以身當之於是函人掇其所作之甲向射者而立彥嶺候
命善射者以強弓勁矢利鏃射之中曾鏗然矢雖而不入函
人立卓尔彥嶺候曰善吾既試其前矣未知其後奚如欲試
其背函人執甲而跪曰臣未慣作怯者甲請辭彥嶺候曰昔
過矣二二賞之以金而罷去

太史公以汲黯鄭當收同傳予甚憾焉蓋長孺之直則國家
之所以為重輕千古以來一人而已莊也雖亦一收之傷而
非難得之人也豈得與長孺比肩哉

古之室蓋者必藏之廟故莊子曰吾國楚有神龜死已三千
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藏龜必有室龜萊傳云今高
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室所謂龜室者廟中一室耳朱熹
菴注論語云藏文仲為龜藏之室而刻山櫛盡藻於梳也意
謂藏龜之室非廟中而別作一室也豈不謬哉

飯蔬食孔安國注云蔬食菜食也皇侃本蔬作蔬仍如孔義
純按鄭康成注吾服傳云蔬猶麩也此說得之蓋喪禮既虐
蔬食水飲不食菜此若据孔注以蔬食為菜食則與不食菜
果之文相妨也晦菴注論語云以蔬食麩飯也是從鄭義也

故余今定以鄭說為是不取孔注焉皇本作蔬更非經傳言
蔬食者數十處未有作蔬字者也若從孔注則食如字見秋
文

自古作傳注者如易大傳聖筆妙不可言也次則左氏之奇
而麗公穀之簡而古質亦何敢議焉自漢至唐注經史者千
者數十百家余唯以杜征南春秋集解為第一毛公之傳主
於訓詁故無論也鄭康成之注王禮雖存古義收惑鐵緯其
其失也它皆不及元凱郭子玄之注莊子雖工然要其歸皆
當收所尚各理之於故無取也酈道元之注水經行文極工

不可以注解視之矣六諸家所必有也下焉皆不及先儒自
孔仲達凡疏家皆傷於繁至宋儒創新義注經以性理為說
邪誕為謬害道尤甚於其中如程伊川之注易虽工而非正
義胡康侯之注春秋虽詳而過苛刻朱晦菴之注毛詩以
勸懲為說左失其義注四書殊為謬解唯易本義專以卜筮
為說實得本義且其為文亦簡而不冗與晦菴他注異唯繫
辭注多謬說不取也蔡仲默之注尚書虽亦性理家之言然
於解正文委曲詳盡使讀者欲忘其佶屈聱牙則亦有小補
於童蒙陳澧之注禮記虽鄙理亦能令難說之昏若易說然

則不為無益於初學。宋儒注經，唯是兩三部有可取者，其餘皆不足道也。歷選古今注家，唯司馬負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林希逸老莊列口義最為銳劣。淺學不足取已。五臣文注注亦無論。司馬負索隱述贊自有述贊，以未未有若是之拙者也。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士大夫為君子，庶民為小人。達者自其達彼也。士大夫能上達天子諸侯，而知其道，故曰上達。庶民尚不能知士大夫之道，况人君之道乎？直能知鄙褻猥瑣之事而已。故曰下達。古注謂本為上，末為下，謬也。朱注乃以天

理人欲為說，其謬尤甚。

下學而上達，下學猶言下問，下交也。謂以高而學於卑，以貴而學於賤，以賢而學於不賢也。如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亦皆是也。達者自其達彼也。上達謂以士大夫而知天子諸侯之道也。恥下學則學不博，非上達則道不大。下學而上達，君子之能事也。故夫子以矣自居也。孔安國云：下學人事，上知天命，其義非也。朱注殊不可曉也。

宋儒好言体用，二者何謂如刀是体，斲物是用也。体用之說出於叔氏。儒家本無之。凡叔氏說皆有種二各例，以便於

論韓如曰体用曰能所曰依正曰人法曰真信曰持業親曰
依主親其目頗多能所猶賓主然且如殺人殺者為能殺所
殺者為所殺是也依正者依是所依之境正是能依之物且
如一國一家國有君臣百姓家有父兄子弟奴婢國家為依
報君臣百姓父兄子弟奴婢為正報二者言因業所得也人
法者法猶事業也有是人必有是事業故曰人法矣二者批
之則謂之人法二批空之則謂之人法二空真信者謂道為
真諦世事為俗諦二畜也言所當畜也持業親者直指事物
是事而言如曰魯國言魯即國也依主親者依是主而得是

名如曰周公之國是也佛家名例若矣之矣亦甚煩碎可厭
也唯如体用能所及持業依主二親且假之以說吾儒昏亦
不為無用然体用宋儒已取之他求之言也且如孟子云觀
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能所言之則自分曉又
如言堯舜之君堯舜之民曰法同而意則異堯舜之君是持
業親堯舜之民是依主親故不同姑錄之以誌荒昏者
凡士大夫年七十還其事而退謂致仕猶還也荀子有致
仕篇乃言人君招致士之仕進者矣亦字同而義異者也不
可不知也

說劍決非莊周之昏周之道不令人悅已不以天下易其生
安有為太子懼游說趙王子若不幸蝕其怒則周之身余不
懸劍刃者弋希而周豈肯為之哉故余以為決非周之作也
況其文亦不與周之它文同字。

荀子議兵篇引傳之咸厉而不試錯而不用刑錯之字與管
子同意亦可以解周紀刑措以是蓋見後世言刑措之誤也
所引傳者孔子之言見家語始誅篇

唐人有薛能故人也今讀唐故者以能為音台非也當從本
音讀按史能字大拙是乃以才能之能為名也台音者興台

同三能星名字昏云

荀子文不及孟子然亦多奇字奇語實古文也三十二篇中

唯正名篇尤奇崛難讀其餘語有精粗句有隱易要之不甚

難讀楊倞注頗分曉

荀子多用繫子楊倞訓極

